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八

新安後學　吳𠕇朗
　　　　　吳可善　校正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宮端時手筆先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參之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乆鬱之功爗然復

表於世力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小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徇形迹不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為身謀不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汙陋皆由忌者毀其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

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曰吾於平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實致其知牽泥攙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遭謗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慘禍幾微倏忽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則債事悔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

信意之微耶口不能宣而况於人乎此先師動忍增益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又辱公交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檃𣚪壽梓以傳見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名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　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干人

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各一紙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勳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爲上運腕次之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蓋不雜學故

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劒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用處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語書以貽之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中年志分於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藴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莽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不出鼎爐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未之深究章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筆不能超於象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藴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
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
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
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
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
神氣之往來即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
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
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用而體存焉一也變
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爲而得是故身心

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爲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坎離交姤爲火候皆寓言也究其竅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爲性氣爲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爲鼎器藉採取爲藥物認烹煉爲火候皆邪僞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

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　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

圍天地發育萬物其幾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賛此者也魏子謂之丹邵子謂之丸致良知即所謂還丹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

不明良知爲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爲良知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調理以去其昏翳悵悵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已子既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脈得有所傳方不爲幸生耳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子舊同東廓子開講之

所使君因携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顯恭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撫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為通家傳世之箴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仰成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為學也。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為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後細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離，大處反失，非善學者也。孔明讀書，惟

觀大旨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啟乎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乎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珍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爲全補付玉徒刻布叢林而索乎題詞以道其所因乎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

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爲月也。白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闡蓮花教，只與無言是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覔取大意，非惟失却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爲人天眼目，一以爲鬼神茶飯，讀者善處證焉可也。

葦航卷題詞

達磨之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

殊破六宗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叅之神光服勤九年覔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譽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

禪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口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秉權顯實普應群品皆屬建化門故道則一而已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即三即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沖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眞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爲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　累朝誥軸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乎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茲益恭發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爲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無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徼寵之心此可爲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

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爲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爲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畜養况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負免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參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　先師墨寶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因念吾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

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何惜其他若徒以爲愚妙襲而珍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多口之愆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言爲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術不明世道日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爲善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

士人誚先師以爲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誚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于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況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生决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决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誚而

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免以彌縫毀譽爲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爲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辱而不以爲無耻葢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衰盛之道也予曰有是哉名爲實賓況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爲耻如耻之莫如務實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易大畜畜之厚謂之畜德以爲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猶有爲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矣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殆爲常人立

好

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之學性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顔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

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為尊師閣以

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北面之禮屬予群習四方同志其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又念群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質粹志真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為盟約而吾兒應吉與焉出處顯晦遠邇聚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逾復屬予一言以輔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潔淨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攙入迺是日用本領功夫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為終身之盟務須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為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為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為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煎銷凡習廼其助道資糧含靈之心原未嘗有所

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為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於伊川即父子兄弟為師友家庭喏喏尤一毫䵷閔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堯舜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友於與中選擇同心共紹宗傳此學源爲有賴復得吾吾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所推擇然非以此為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不與將來

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入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卽係敗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其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共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練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旦虛明

之氣也操心即是致知之功操則存者隨時隨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聲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著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

說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銜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即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合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携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

到得精神平淸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乎一生料理學而未能濵行叮囑之言念念不忘於懷南還時更須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若贊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强才孑孑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即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究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壹丘幻身若且

示之天壤方皐神相若或眩於驪黄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發needs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兹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覩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吝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

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汚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汚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

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形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鑑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斂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黄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敎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

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渺有適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

秋順之畧穎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究所以請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沿迴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為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為未　至方自視歉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教與名利行道兩不任之說若有以啟予者矣不任於名利

者豪傑之所能不任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漸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究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況於道乎順之天性沖教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貶損引慝欿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任於行其

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於任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炙蒸滛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

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調停出於有所為而為者皆習染之為累也向在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為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與而歆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為則以遺累為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遺累之說亦筌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目除又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

好

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曾見臺講語摘略

見臺問有念無念乎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

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爲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爲明陰爲濁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億中因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回賜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即良知之用嗜欲莫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疎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爲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滚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

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換面默默求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也吾

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既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王張太過正貼泰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守淮吳使君一見懽若平生講和衷求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蓋然而出以負教育才為已

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末紀從行進士王汝中郎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憊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慘惕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梏出良知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長發之極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忽如人不見睫毫以其太近也然

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

予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託以攜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錄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原點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爲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

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

書顧海陽卷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著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能也

有志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

實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覷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覷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設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孟軻氏舉鄉黨自好與賢者別而言之可見鄉黨自好是一等人賢者是一等人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

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持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戢戢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

謂釋主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絶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一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克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懸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

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

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孚過水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

何處是屬對法思之

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脉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虛為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予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為心心屬神所謂性也

坤爲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鼎器心中一點眞陰之精身中一點眞陽之氣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眞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眞息中求之容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謬戾皆屬後天渣滓名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圖不足學也

記

凝道堂記

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

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精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為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為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輕浮失之者多矣良

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

謂疑也成湯之昧爽丕顯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疑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與神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者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爲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易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乎瞿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瞿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

尚友堂批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爲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爲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爲典要

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攣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獘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獘建圖立說指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

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箕子相傳已敘皇極之疇皇極即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即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太極而主靜即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為陽之動義為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

也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之其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

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三教堂記

此篇方是不叛本心言語

三教之說其來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

如也空即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某爲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靈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是卽道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爲二氏之所咦亦見其不

知量也已。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正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吾玉山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其談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

故名不二二者悟二一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
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物表之是爲深
入不二法門令陽和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
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曰子何以其名爲哉
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孔氏家學也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
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
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以位以育
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

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忭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邃密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爭其實究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

吾儒異端

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弁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爲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翕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爲所動是謂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之之法良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即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從人情事變煆煉超脫即爲養之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内借入頭良知之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屬二見皆爲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斂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子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即證法也

欲人看維摩經

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群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爲白衣嚴持律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此法弘教也乞食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芻蕘況出世之大士乎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若有所悟復書語于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即

蹤類詭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最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為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微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

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實非己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境譬之

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泠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

後之緒餘也赤水玄珠索於罔象深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矣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不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

也若曰徵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牿於聞見淺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兹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

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爲神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困覺之偽是爲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即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

幷著其說

拙齋說

蕭子良翰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爲義胎乎混沌育乎澹泊冲乎若虛魂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爲物朴不守則散而爲器斯四者皆人爲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

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

詩

五七言律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清風灑舊居江山容客到蘋藻薦公遲日落香浮渚閒心白鷺知

題王鳳洲小祇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葉翻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留精舍同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巳苟無得此生空

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即成仙瑶草春長茂蓬扉夜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然在世間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漫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誰為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涓

渭流水遶重門移舟向晩秋光淨翠壁青林夾岍分

臥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投白社能逃俗不戴黃冠亦是僊籬菊開殘樓外景雲璈吹徹洞中天秖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秫田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

瑶草去野情還爲白雲留半窗蘿月琴書靜一夜松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曉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離人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蘚樓虛泉自滴紫霄臺迥月初臨閒隨黃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欲平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澥雲樹

八山居士閉關雲岡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偕浮峰子叔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之共參

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都見在侭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即成波佛即魔却咲山僧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杖頭𩵋到降仙臺臺上風光絕點埃一自仙翁賦歸去至今猿鶴哭空來

襲封行并引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俾時承襲封爵而作也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所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錫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還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孳孳求治元宰泊諸執

事仰承　德意南北臺省江淛撫按百口一
詞交章論列以暴其寃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
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
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飭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
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謂選北行
予嘗有言致贈大畧謂予思予憂道學之失

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焉尚絅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戒之於野其曰忠信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謂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

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卽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

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謂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懼兒今承襲圭封衣黼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後一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

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爲世累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瀼貂冠重襲舊時封伯爵合致東方胙召虎膺酬南國功憶昔真人駕箕

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山中
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臼傳來今
幾春霍雀強覆寒樹鷇駕馬寧辭峻坂輪浮
雲作雨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種火
開重光又似枯荄發新幹元功鬱積人共冤
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蟒繡全金書畫剖龍文半湏史
上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遑臣盡效雲臺蹟壯士都懷

麟閣圖嗟君自是神明冑海內望深責亦厚
洞中鴻寶世所珎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
人如酒醉淡薄由來見真味若無道脉作根
基圭爵雖榮亦虛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
莫失邯鄲步一生還擬振箕裘五陵未可誇
紈袴我忝師門一唯參心訣傳我我傳君良
知兩字中天柄萬古回看北斗文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胡察脉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王下皆倉扁之臣宜其㦯攝參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太和旣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智者又沉酔浸溺於恠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岌乎若干釣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闢老佛矣二程晦翁尤

峻閑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
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泒於將湮
而詎知先覺不作滛邪漸熾大中至正之矩日
以圯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頴絕倫觧脱株局
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
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
旨而舉世囂囂咸訾以爲異聞葢以功利之害
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蔽昏譬之病脉者
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俞扁

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醫之憂之過至如詆訾而相嗔嗟嗟先生蒿目而視洞照厥因喫緊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粃糠故幾嘗以爲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砭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覩而議者乃以先生爲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鮒而望北海之津嗚呼先生往矣

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解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痼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幾幼雖嚮學長而無聞聞有論說秖取咲於敖聾惟傾仰止以斯文肅庀院宇敬妥靈神聞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去秋重陽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轉食疾幾殞復蘇日食飯一盂不能對衆飯食予

謂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領之意稍舒而情未繹予與諸友群聚商議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情而別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輟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金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倂予可業別簡乃知病已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洟彷徨

急遣慶童往候全柩隨擬促裝趨兄面訣以寫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即世矣嗚呼痛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之志遠業相成之心出于肺肝均于骨肉其間逆順好醜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也海內同志孰不知之追惟丙戌之歲忝兄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圖告南還次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玉溪扁舟過苕溪期兄出會兄泥于時忌意向雖切而形迹

稍存舍以脚跨兩家船戲之兄即憣然愧悔出頭擔當興學育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于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予能道其師說必謬屬于予從而賛之以起人信心闔闢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

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于兄兄亦毅然以
經世爲己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
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
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
後予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爲都諫因九廟火焚
陳言兄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爲可備清
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貴人讐者
益衆相比翕構票旨揭爲僞學同黨兄遂以此
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

以儒學之名雖非淸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
者何人復以此相勉于去就澹如也嗚呼余與
兄相與之迹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
旣入山聚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于一往
南譙與諸同志爲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
與龔谷緒山念菴荆川鹿園一菴石山諸君爲
浹旬之會遠或遣价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
友徃來滁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
爲事四方學者無有遠邇皆知兄爲箇中人也

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爲兄氣魄未化機權未忘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求備于兄譬之祿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都及官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平生學問以此爲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虞以晦霾自汚則

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克兄之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息與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于白日人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去就之相勉千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聞亦無所用兄謬不予鄙意其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

心自貶以爲不及且謂于義皇心太多賢愚必
與別白至爲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于所
恃拳拳規切之心眞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
也千里奔奠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嗚
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溫神厚可以和親仲子
種學好修可以抗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
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
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自待夾輔周旋可以
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涯之戚戚也然則兄

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哀南玄兮復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于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䟦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麒驎之囿于紲纆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者消膏爐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為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嗷嗷者爲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妍媸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于深情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舍

我而逝子然孤立無與其究夫此學之全粤自孱交於兄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三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遥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挽肱而交眠或兄爲文弟爲持筆或弟乘馬兄爲執鞭或横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弟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

予爲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毋啟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于宗教之傳每予啟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君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少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

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子不見兄兩年于玆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罇青黄不顧爲材兄於精神亦大潑撒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化之迍邅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昃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

乎荆川嗚呼荆川巳矣葢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克裕之才粹膚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勵萬夫而歉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歛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爲神靈

耻爲嬰兒之態長闇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擢危科陟清班耿然不以爲榮耳林泉樂枯寂脫然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賓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濛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訾其爲禪究神理而精攝養或疑其爲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學未嘗雜而志泰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羡其多能而顧以小技自視等爲三昧之遊戲辭受取舍惟義之

裁皎然不緇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汚隆尤嚴于出處之際。粤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其人于人最深群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而啟閾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黨方恃以爲蓍蔡胡天不憖遺俄一疾而長逝。吾兄行在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炯然其未嘗忘而其不可傳者則已蕩爲太虛布爲列星杳然其不可復繼矣。走也與兄如舟之倚柁如沉痾之待藥嗟乎去此其復誰語。悵隙駒之易邁感朝露

之作晞擢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遺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劍匪鐵匪石實知鍔慧鋒之淬綮涵辦香臨風陳詞兄如有靈尚翼于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迷于所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爲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

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粤自嘉靖丙申丁酉之歲予與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戚補之周順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張士儀沈思畏諸友先後謁余官邸周旋於鸞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則確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歙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以啟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

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晷未嘗不相從隨其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益爲縱臾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以擬而在玄晷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葢信其心而忘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至也嗚呼痛哉玄晷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

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其隱微故曰不覩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虛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其情也

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常鼎一臠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圓合併相證了此末後一着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即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弔有懷依依俎敬亭之白雲酹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自不能忘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此箇是得力眼處也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禀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克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燁然足以應變識足以袪衆幻見足以破群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粤自哲人既萎吾道日孤求助四方晩得友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為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搆天心書屋敬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

輩儲廪授餐群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喻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懿而後已詎謂邊止於是而已乎與中甞以修悟之說亢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即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乘之汩於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然後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真修爲實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

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為出世大豪傑固予與中相期之本願也邇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訌奔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既有聞矣久死何憾顧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託幽明之中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

此箇是得力朋友也

祭胡東洲文　胡清虛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予開講新安之斗山東洲隨衆北面執禮爲締交之始東洲頎如冰玉動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又啓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腳四方求法器東洲非其人耶歸是每歲即過越聚處浹旬而返因得交于鄱陽趙君授以館舍携家爲久處之計此生益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棲之受業於先生實劉師符玄老人啟之將以廣教也

老人年一百餘歲得西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為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晩年受記東洲為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聚處月餘復

漯浮梁與操君甚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携其二子同往領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落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敎爲入門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歸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真常非有邪僞之術但世人未之盡知耳諸弟

子久荷教育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予西望停雲遥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之戚戚矣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